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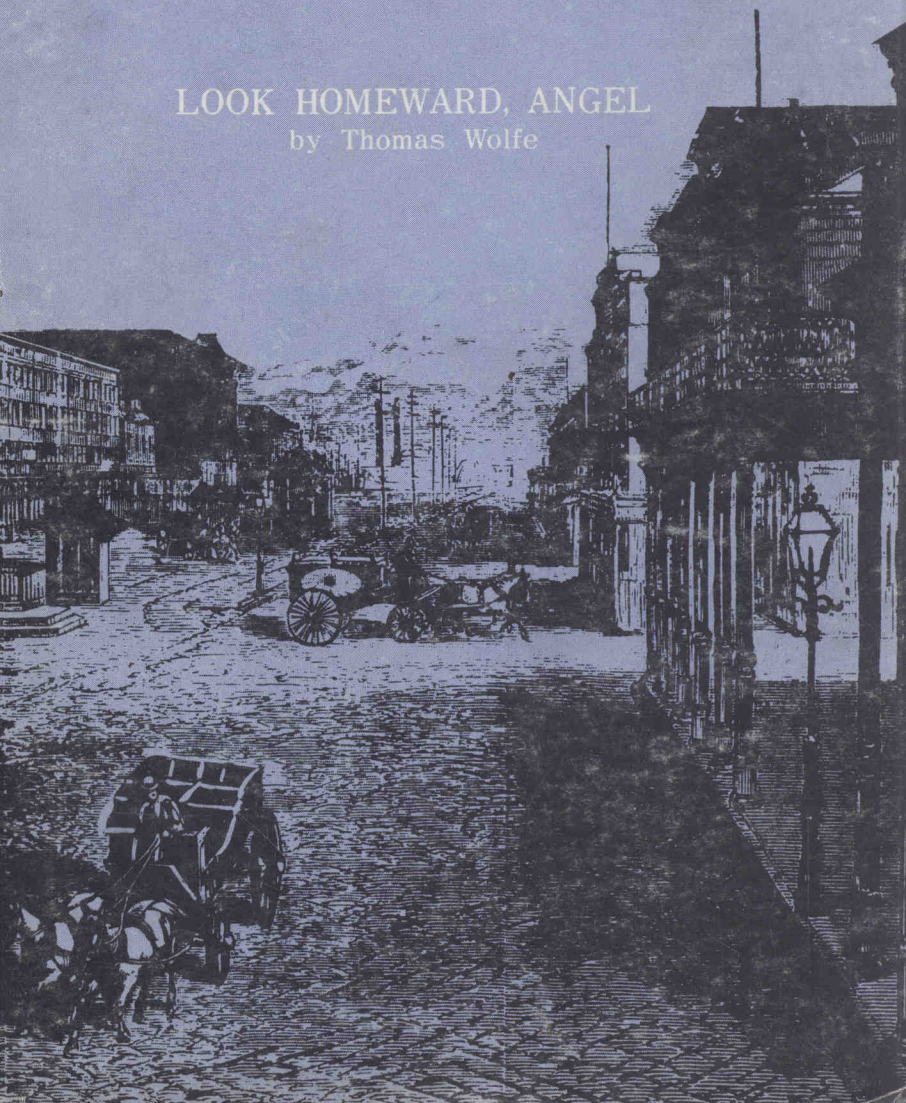
天使，望故鄉

(上)

湯瑪斯·伍爾夫著

喬志高譯

LOOK HOMEWARD, ANGEL
by Thomas Wolfe



LOOK HOMEWARD, ANGEL by Thomas Wolfe.
Copyright © 1929 Charles Scribner's Sons; renewal
copyright © 1957 Edward C. Aswell, as administrator,
C.T.A. of the estate of Thomas Wolfe and/or Fred W.
Wolf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85

天使, 望故鄉

湯瑪斯·伍爾夫著 喬志高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66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南路 189 號 6 樓

1985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獻給 A. B.

「那末，就像我整個的心靈，
安居於你懷中的樂園，
(唯有你是我生長、見識的所在)
我的身體、筋骨的棟樑
依然附着你，我的肌肉、血脈，
鋪砌着這幢屋宇，還會歸來。」

告讀者

這是一本處女作。作者在書中所寫的是他個人的經驗，現在已遙遠、失落了，可是一度曾是交織他生活中的一部份。如果讀者因此說這部書是「自傳性」的，作者也無法答覆。據他看來，一切態度認真的小說都是自傳性的——舉例說，「格里佛遊記」就是一部十足的自傳性著作。

不過作者在此地，特別要向本書所記述的時期中他所認識的一些人士，聲明幾句。對這些朋友們，他要說的相信他們已經知道：就是說，本書是以天真無邪、赤裸坦白的心情寫出來的；作者唯一關心的是怎樣把他創作中的人物和行動，完整、生動和真摯地記下來。現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作者必須強調這裏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不是企圖為任何人寫照。

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一生許許多多分秒累積起來的總和——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這裏面：逃避不了，也掩蔽不了。如果本書作者用生命的泥土來塑造這部作品，他所用的祇不過是每個人不得不用、不能避免不用的素材。小說寫的不是事實，但小說是事實經過選擇和認知而產生的，小說是事實被重新安排而賦予主旨的結果。約翰遜博士曾說：一個人非得翻遍半邊圖書館才能寫出一部書。同樣地，小說家要翻遍全城一半的人物才能夠塑造他小說中的一個角色。這不是寫小說的唯一手法，但作者相信本書是整個用這個方法寫成的，從一個中距離的觀點，而全無怨恨和報復的居心來寫的。

第一部

……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扇找不到的門；話說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扇門。再說所有的被遺忘的面孔。

赤裸地，孤獨地，我們放逐出來。我們悶在娘胎裏不認識母親的面貌；從她骨肉的監獄裏，我們來到人世間這個不可形容、無法互通聲息的監獄。

我們之中有誰真正知道他的弟兄？有誰探索過他父親的內心？有誰不是一輩子被關閉在監獄裏？有誰不永遠是個異鄉人，永遠孤獨？

啊！失落的荒廢，失落在悶熱的迷宮裏，失落在星星的光輝中，在這惱人的、灰暗的煤屑地上！啞口無言地記起來，我們去追求偉大的、忘掉的語言，一條不見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扇找不到的門。何處啊？何時？

噯，失落的，被風憑弔的，魂兮歸來！

1.

造化弄人，一個原籍英吉利、一個祖先德意志，兩人姻緣牽連，已經是夠希罕的事了；但是要從英國的艾普遜說起，一直講到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再往南到山窩裏一個叫阿爾泰蒙的地方，透過破曉的雞啼和石雕天使的淺笑，那才是這變幻莫測的塵世間一點小小的奇蹟。

我們每個人背後有數不盡的因果：把自己抽絲剝繭，將人類追根尋源，你就會發現四千年前在希臘克利特島上開端的戀愛故事，昨天在德克薩斯州剛剛結束。

毀滅人類的種子將在沙漠裏開花，救藥人類的仙草長在山野的岩石邊；喬治亞州一個邇邇女人糾纏了我們一生，祇是因為當初倫敦一名小偷沒有被處死。我們的每一時刻皆是四萬年的結晶。日日夜夜、分秒必計，就像嗡嗡的蒼蠅自生自滅。每個時刻是整個歷史上的一扇窗戶。

這就是其中的一個時刻。

一八三七年，一個英國人名叫吉爾勃·龔德的從不列斯陀港搭帆船來到巴爾的摩，隨後（大概爲了遷就楊基口音）改姓甘德，買下一片小酒館爲業，不多幾時自己貪杯把利錢喝光。於是他往西流浪到賓夕凡尼亞，行險僥倖，勉強在四處鄉下靠鬥雞賺幾個錢餬口，往往被人關在牢裏過夜，第二天清早倉皇出走，丟下自己常勝的雄雞死在戰場上，口袋裏一文不名，碰得不巧臉孔上還被當地農

夫的老拳掛了彩。可是他每次總算能夠脫逃，後來輾轉來到德意志移民地區，正趕上秋收，他被當地土壤的豐腴所感動，就在那裏落足定居。不到一年他娶了一個年輕力壯、有田有地的寡婦。女的跟別的德意志人一樣，愛上了他那股遨遊江湖的氣派和滔滔不絕的口才，尤其是摹倣紅伶祁恩演哈姆雷特的那副神情。大家都說他早就該到舞台上去演戲的。

這個英國人生兒育女——一個女兒、四個兒子——優游自在地生活着，他妻子不時正言厲色申斥他，他也忍受着。一年一年過下去，他那對亮晶晶圓鼓鼓的眼睛漸漸失了神、眼皮下垂，本來挺直的身材現在走起路來也一蹶一拐的。一天早晨他妻子來嘮叨他不要睡懶覺時，發現他中了風——命嗚呼。他遺下五個子女，一筆抵押房產的債；還有——蘊藏在那對生前莫測高深、現在瞠目不視的黑眼珠裏——一種永不磨滅、渴望雲遊四方的精神。

我們現在且與這位英國人告別，下文單講承繼他這份遺產的第二個兒子，一個名叫奧立佛的孩子。說起來話長——這孩子怎樣站在離他母親田莊不遠的路旁，眼睜睜看着南方來的「叛軍」列隊向蓋提斯堡進行；他怎樣一聽到弗吉尼亞州轟轟烈烈的名字一雙冷靜的眼睛就會黯然充滿神秘；還有在內戰結束他才十五歲的那年，他怎樣在巴爾的摩街上走路一眼瞥見小店裏陳列的一塊一塊標誌死亡的大理石，上面雕刻了小綿羊和長翅膀的仙童，和跼着一雙冰冷瘦小的腳的石頭天使，天使的嘴邊含着一絲溫柔、凝滯的微笑……我所知道的祇是這孩子那對冷而淡的眼睛忽然變暗變深，裏面蘊藏着死人生前眼中燃燒的矇矓的餓火，把人從教堂街一帶帶到費城以西的。孩子兩眼看着石頭天使，看她手裏拿着一根石雕的長莖百合花，他渾身發冷，感覺到一種莫名的興奮。他兩隻大手的長指頭緊握起來。他想他一輩子什麼都不要，祇要也能用鑿子把石頭雕出細巧的花紋來。他恨不得把自己內心裏一些曖昧而數說不清的情緒用冰冷的石頭塑造成型。他恨不得能雕刻一個天使的頭。

奧立佛走入小店，開口問裏面那個手拿木槌的虬髯大漢要工作。他於是留下來做石匠的學徒。他在那灰塵滾滾的院子裏工作了

五年，等到學徒期滿，他已經長大成人了。

可是他結果並沒有找到他所追尋的。他沒有學會雕刻天使的頭。鴿子、綿羊、死神那接駁得天衣無縫的雙手，以至精細曼妙的字體他都會雕——祇是不會雕天使。多少年來荒廢的精力和遺失的時間——在巴爾的摩時期胡亂的生活，有時工作有時爛醉如泥，上戲園去聽布斯和賽爾維尼，聽得這個做石匠的如癡如狂，在街上大踏步走路時自言自語背誦洪亮的台詞，一面揮動兩隻傳神的大手直比劃——這些都是人生過程中盲人瞎馬的摸索，畫餅充飢的滿足，是我們啞口無言中追尋的心聲，是走到巷尾而找不到的上天之路，一塊石頭、一片葉子、一扇門。何時啊？何處？

他一輩子也沒有找到，他就這樣踉踉蹌蹌地流浪大陸，走到戰後復元的南部——這個身長六呎四的怪人，兩眼冷漠不寧、鼻子像刀背一般厚，說起話來滔滔不絕，罵起人來一板一眼用上一大堆奇詞妙語，聽上去令人發噱，他自己却一本正經，祇是在薄薄的嘴唇邊帶着一絲膽怯的笑意。

他到中部某一州首府雪梨的小城市呆下來，安居立業。這地方的老百姓戰後喘息甫定、創痕未復，對這個外鄉人多少含有敵意地注視着，可是他倒勤勤懇懇、規規矩矩地生活下去，終於替自己建立了聲譽而被當地人士容納，後來娶了一位比他年長十歲的老處女。這個女人瘦得像害癆病的樣子，可是她有兩文積蓄，一生矢志必嫁。不到一年半，他原形畢露，又發起酒瘋來，整天蹲在酒館裏，把自己那片小舖子喝得蕩然無存。一天晚上他老婆辛西亞忽然吐血身亡——當地人都說以他那種行爲他老婆怎麼不會早死。

於是一切又是一場空——老婆、生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不喝酒的名聲，石雕天使的美夢。每天晚上他走遍大街小巷，口出狂言，用他那套典雅的辭藻咒罵這班吃喝懶動的「叛徒」；一面心裏又怕又悔，悔不該自己荒唐，搞到這般田地。在當地人士衆目睽睽的譴責之下，他身體日漸消瘦，相信是辛西亞的痼疾在向他侵蝕，作爲報復。

他年紀剛過三十，可是看上去老多了，臉又黃又癯，刀背似的

鼻子現在瘦得像鷹隼。他蓄的兩撇棕色長鬍子，現在淒慘地往下垂。

他不時縱酒的習慣把身體糟蹋了，現在骨瘦如柴，經常咳嗽。孤零零一人在這充滿敵意的城市裏，他想起辛西亞來好生害怕。他自以為一定染上肺病，就快要死了。

於是，又一次感覺孤獨和失落，活到現在還沒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腳底下的泥土無形中消失，奧立佛重新出走，沿着大陸茫無目標地飄遊。他這次轉了方向朝着西邊崇山峻嶺走去，心想那邊深山中無人知曉他的臭名，希望在那裏可以找到隔離、新生、和既失的健康。

於是這瘦鬼的兩眼又黯然出神，就同他青年時代的眼睛一樣。

在十月陰雨的天空之下，從早到晚奧立佛坐着火車橫越這個偉大的州份往西邁進。他淒然凝望窗外一片廣大的土地，杳無人煙，久不久見到兩三戶小農家，毫不濟事的樣子在荒野裏零零星星耕幾塊地餬口。他面對這片景色，心裏涼了半截，像是鉛一般的沉重。他想到賓夕凡尼亞的倉廩，田裏常熟的穀物，那裏生活的豐滿、整潔、和勤儉。他又想到他自己當初怎樣努力向上，後來怎樣搞得一團糟，想到這些年來渾渾沌沌的生活，赤裸裸糟蹋掉的青春。

天啊！他心裏想。我老了！怎麼搞到這裏來？

過去一年一年的情景鬼影憧憧地在他腦海中映過。他猛然覺醒他這一輩子都是被偶然的故事所控制：一名「叛軍」口唱戰歌、公路上遠遠一聲號角、軍隊進行時的驟鳴馬嘶、小石匠店裏天使臉上的癡笑、一個婊子走在前面屁股一扭一扭的模樣。他不知怎麼地揚棄了溫暖、美滿的家鄉而流落到這個不毛之地來。他一邊望着窗外出神，望着荒蕪的田野、聳拔的庇德蒙高原、泥濘的紅土路、和一路車站上目瞪口呆、邋裏邋遢的男女——這裏有一個瘦長的農夫佝着背拉纜繩，那裏一個懶洋洋的黑人、一個缺了門牙的農家子弟、一個手上抱着髒兮兮的孩子的黃臉婆——一邊想命運這樣奇怪，他心裏忽然起了無名的惶恐。他怎麼搞的，竟會從他自小習慣的德意志人的勤儉的故鄉跑到這個一望無際的失落的荒野來？

火車喀喀喀嗒輾過臭熏熏的土地。雨不停地落。一個火車工人一陣冷風開門走進骯髒的二等車廂，把手裏的一桶煤倒在車廂一端的火爐裏。一夥鄉下佬橫七豎八地躺在面對面的兩排座位上，不知談些甚麼哄然大笑起來。一陣淒淒慘慘打鐘的聲音壓低了車輪的聲響。火車走到山腳邊一個換車站一停停了老半天，令人心焦。後來車子又往前開，開過廣大起伏的地面。

黃昏時分。龐然大物的山脈朦朦朧朧地在眼前出現。山邊茅屋小窗裏透出隱約的燈火。火車沿着高架軌道戰戰兢兢地攀越白鍊似的飛瀑。仰望、俯瞰，只見玩具一般的小屋東一處西一處掛在山間，四週繞着一縷炊煙。火車很吃力的樣子沿着山邊挖空的紅土路蠕蠕地往上爬。等到天黑，奧立佛已經下山到了鐵路盡頭一個名叫老柵的小鎮。回過頭來，最後一排巍然矗立的山壁已經在他後面。他離開荒涼的小車站，凝望遠處一家燈光如豆的鄉下雜貨舖時，奧立佛心裏感覺得就像一隻身負重創的大獸一樣爬到深山之中蜷伏起來等死。

第二天早晨他乘坐大馬車繼續他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一個名叫阿爾泰蒙的小鎮，在山嶺以外再有二十四哩路的地方。拉車的馬匹掙扎着慢慢地往山上爬時，奧立佛的情緒好了一點。那是十月下旬陽光閃閃、秋風颯颯的日子。山中空氣清朗而爽脆：峯巒在他頭頂上高插入雲，近得幾乎可以用手摩，同時廣大無邊，岩石光潔，草木不生。有幾棵老樹，又瘦又堅：差不多樹葉全無。天空裏佈滿了飄浮的白雲；一團濃霧慢慢地移過來圍繞着山腰的層壘。

他往下看，山溪的激流在河床的石塊上泛出白沫，祇見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在忙着鋪軌道，將來要彎彎曲曲翻山越嶺造到阿爾泰蒙去。一會兒功夫，那對汗流浹背的馬匹已經攀登山脊，在崇山峻嶺極目行雲之間，又由彼面慢慢地下坡，直奔阿爾泰蒙鎮座落所在地的高原。

就在這永恒的山叢中，藏在碩大無朋的山窩裏，他發現了一個面積廣闊，人口四千的山城。

這裏有新的土地。他的心情更加開朗了。

阿爾泰蒙這個小城是革命戰爭之後興建的，本來是趕牲口和種田人家從田納西往東移到南卡羅來納半路上憩足的地方。在內戰以前的幾十年中，每年夏天南方炎熱的農場地主和查爾斯登市的闊人都到這裏來避暑。奧立佛初來的時候，這裏開始有點名氣，不單是避暑勝地，還是療養肺病的好地方。北方的富翁也在這裏蓋了打獵的山莊，其中有一位買下一大片山地，僱了成羣結隊的建築師、木匠和水泥匠，準備蓋一所全美國最大的別墅——計劃做法國勃魯阿古堡的格式全部用石灰石建造，屋頂用石瓦，樓上樓下總共一百八十三間房。本地還有一家新開的大旅館，一座堂而皇之穀倉一樣的木頭房子，坐落在一個山頂上，居高臨下，頗有氣派。

可是城裏的人口多半還是本地人，是附近各處移居來的山民和農夫。他們兼具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血統，世世代代住在深山裏，做人都是刻苦耐勞、頭腦清楚而眼光狹小。

奧立佛手頭還有從辛西亞遺產變賣下來剩餘的一千二百塊錢。那年冬天他在市中心廣場的一邊租了一間小舖面，購置了一批大理石，開始重操舊業。可是起初他除了腦子裏不斷地想着死亡的念頭外，沒有做甚麼別的。那嚴寒孤獨的一冬，他自以為不久人世，在別人眼中這個骨瘦如柴的楊基漢子，走在街上大搖大擺的、口中喃喃不知說甚麼，很快地成為鎮上人家談話的資料。公寓裏跟他同住的人都知道晚上他在自己房間裏像困獸一樣來回踱着，也常聽見他那抑鬱的呼嘯從丹田裏迸發出來使他兩片薄嘴唇抖顫。可是他並不把他的心事告訴任何人。

隨後不久山中的早春來臨，只見一片碧綠和金黃，微風間或吹來奇妙的花香和暖和的樹液香。奧立佛心坎上的創傷慢慢地收口了。他說話的聲音又讓人聽到，還是文乎又文的帶着古雅的辭藻，從前那種興致勃勃的老樣子隱隱約約地又來了。

四月裏一天，他站在店門前望着外面廣場上百物的蠢動，他的所有知覺似乎全部甦醒過來，祇聽見後面一個人的聲音由遠而近。聲音懶洋洋的、心滿意足的樣子，奧立佛一聽心裏已經死了二十年的美景忽然間又雪亮了。

「來了，來了！」一面喊着一面走，「天地末日就快來了！照我算起來是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一號。」

奧立佛回頭一看，這位先知已經走過，祇見一個肥大的背影，活像他幼時在公路旁見到開往蓋提斯堡參加那一次天地末日的人。

「這是誰？」他問一個人。

那人看了一看笑道：「那是巴克斯·潘倫。他真是一個人物。家裏親親眷眷不少人，都住在這兒附近。」

奧立佛凝神舐了一舐大拇指，然後微帶笑意問了一句。

「天地末日到了沒有？」

「據他說馬上就快到了，」那人道。

不久以後奧立佛碰見了意萊莎。一個春天的下午他躺在他的小辦公室那張光滑的皮沙發上，耳朵聽着外面廣場上嘈雜的聲音，渾身感覺舒泰。他想着肥黑的土壤現在忽然開放出鮮花，想着醇醪的啤酒上面一層白沫和落英繽紛的李樹。接着他聽見一陣女人鞋跟落地的聲音急急迫迫地在外間穿着大理石塊走過來。他連忙跳起身來，正在穿上他那件刷得乾淨的黑外褂時她走進屋子。

「我說呀，」意萊莎抿着嘴假意責備似的打趣說，「我倒是願意當男人，一天到晚沒事做祇是躺在沙發上享福。」

「小姐，您好，」奧立佛打着招呼，鞠躬如也。「不錯，」他說，一面嘴角浮起一絲刁鑽的笑意。「我敢情讓您給抓住了我在閉眼養神。不瞞您說，我很少白天裏躺下來，不過這一年來身體不好，不像以前一樣能夠做那麼多活了。」

他說完這句話沉默了一會，故意做出一臉垂頭喪氣的模樣。

「唉，老天爺！我真不知道怎麼搞才好！」

「瞎說！」意萊莎精神勃勃瞧不起人的樣子說。「照我看來你沒有甚麼毛病。堂堂男子漢，年青力壯的。多半是腦子裏胡思亂想，沒有病也弄出病來。記得三年前我在玉米鎮教書的時候忽然得了肺炎。大家都以為我這條命準沒有了，可是結果我也就這樣好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我坐在那裏——喏，像你說的敢情是在休養

吧；我記得清楚因爲那天費澤爾老醫生剛來過，我看見他臨走時跟我的堂姊莎莉搖搖頭。費澤爾醫生一走莎莉就跟我說，『啊呀，意萊莎，怎麼搞的？他告訴我你每次一咳嗽就吐血；你真的害癆病了，一點兒沒錯。』我告訴她『不要瞎說！』我記得我還大笑幾聲，故意把它當做兒戲。我心裏說我才不服呢，我倒要讓他們大家看一看。『我才不信呢，』我說。」她又抿着嘴得意洋洋的向他點一點頭。『莎莉，』我又說，『你應該知道，一個人早晚總要去的，發愁也沒有用。也許你明天就去，也許再過一陣子，但是到臨了還是不免要去的。』」

「唉，老天爺！」奧立佛搖搖頭苦笑說。「您這句話可說對了。沒有比這個再對的。」

但是他肚裏却暗自叫苦。天可憐見！饒饒我，讓這個女人住嘴吧？可是你不要說，她倒是真標緻。他兩眼欣賞着她的乾淨利落的身材，注意到她乳白的皮膚，棕黑色的眼珠像小孩兒一樣天真地朝你望，和烏黑的頭髮從又高又白的額角頭上朝後一把梳。她每次說話以前有一個好玩的習慣，老是抿着嘴好像在想心思；她說起話來好整以暇，往往迂迴曲折，也不知道在燦爛的回憶中拐多少彎，自鳴得意地重溫自己以前說過、做過、感受過、思考過、看見過的一切，然後才說到正文。

現在，當他兩眼在端詳着她時，她突然打斷了話頭，用一隻戴着手套的小手托住下巴，眼睛往遠處看，抿着嘴沉思了半晌。

「這麼說，」她想了一會又道，「你現在身體既然漸漸復原又整天躺着沒事做，應該想法子使腦子活動活動。」她把隨身帶的一隻小皮包打開，拿出一張名片和兩本又厚又大的書，鄭重其事地宣佈道，「我的名字叫意萊莎·潘倫，我代表拉爾金出版公司。」

她這樣名正言順地自我介紹了一句，頗有自命不凡的神氣。天可憐見！原來是推銷書的！甘德肚裏想。

意萊莎打開一本封面上繪有刀槍、旗幟和桂枝圖案的黃色大書，介紹道：「本公司新出版一部詩集題目叫『爐邊詩詞選萃』，還有一部『拉爾金家庭醫療大全』，裏面說明怎樣醫治和預防五百

多種病痛。」

「好，」甘德笑了一笑，舐舐大拇指說，「我的病痛之中總有一種這本書裏可以查得到的。」

「可不是嗎，」意萊莎很能幹地點點頭道，「人家都說，讀詩可以怡情養性，讀拉爾金醫書可以鍛煉身體。」

「我很喜歡詩，」甘德一面說一面翻着詩集，翻到標題「武士歌曲」的一輯表示興趣。「我小時候一天到晚背詩。」

他把兩本書買下來。意萊莎收拾好樣本，站起身來用好奇而尖銳的眼光將這個蓋滿塵土的小店鋪掃射了一下。

「生意怎麼樣？」她問。

「很少，」奧立佛愁眉苦臉地回道。「還不夠維持生活。我是一個外鄉人，作客他鄉。」

「瞎說！」意萊莎起勁地道。「你應該外面去跑跑，見見人。找些事打打岔，別老是想自己的問題。我勸你別躲在家裏，要熱心公益，出來幫忙發展這個城。我們這裏可以發展成爲一個大城市的條件甚麼都有——好風景、好氣候、天然資源，祇要我們大家齊心合作。假使我手頭有幾千塊錢，你看我甚麼不能做——」她向他擠一擠眼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一邊說話一邊怪有趣地像男人的姿勢一樣握着拳頭伸出食指來直比劃。「你看，你這裏騎角這塊地。再過幾年價錢就要漲到雙倍。喏，那邊！」她的手又像男人一樣向前一指。「那邊我敢擔保早晚會開一條街。等到打通了一條街——」她抿着嘴心裏盤算着，「那一帶的地產才值錢呢。」

她繼續不停地談地產經，好像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飢餓。整個的城對她來說就是一幅大藍圖：她腦子裏也不知怎麼的塞了那麼多數字和估價——哪一塊地皮是哪一家的、是誰經手賣的、賣價多少、實值多少、將來會值多少、一次兩次可以抵押多少，等等。奧立佛聽她說完了，自己想到雪梨的經驗，不由得一肚子厭惡，強調說：

「我一生一世再也不要買甚麼地產了——最多弄一所房子住住。有了產業不過是多一些牽掛和累贅，結果還不是便宜了稅務局。」

意萊莎聽了他這話十分詫異，好像他說了甚麼大逆不道的話一樣。

「喂，喂！別這樣說！」她道。「你不想想要未雨綢繆嗎？」

「我目前已經在過着下雨的日子了，」他悶悶不樂地說。「我別的地產都不想，祇要八呎黃土免得死無葬身之所就夠了。」

隨後他們的談話又比較投機一點，他把她送到店門口，看着她端莊地跨過廣場，走上街沿時一手按着裙角，斯斯文文地像大家閨秀一樣。看她走了他才回轉身來跟他的大理石爲伍，心裏却不由自主地激起了一陣他以爲一輩子再也不會有的喜悅。

意萊莎是潘倫家的一員。這一家人是山地出身，說起來真怪，而且也不能算真正姓潘倫。在獨立戰爭以後一個兼有蘇格蘭和英格蘭血統的礦師，就是我們這一代潘倫家家長的祖父，來到此處山中希望採銅礦。他一住數年，跟本地一個墾荒的女人生了幾個孩子。後來他跑掉了，這個女人也就自認她和她的子女都姓潘倫。

目前這一代的家長，意萊莎的父親，叫湯姆士·潘倫少校，也就是先前那位先知巴克斯的哥哥。他們還有一個兄弟在「七日戰爭」之役裏陣亡。湯姆士雖然沒有立過甚麼戰功他的少校軍銜倒是名正言順地得來的，乃弟巴克斯在希洛之役扛過槍，至多不過下土的軍階，他却率領過「家鄉義勇軍」的兩連兵在山中保衛梓里。他們的據點始終未受到敵人的威脅，一直到戰事快終了之時才有一支舒爾曼大軍的殘餘部隊來到這裏。「義勇軍」埋伏在很方便的樹木和岩石後面向敵人開火連放了三排，然後靜靜地各自分散保衛家小去了。

潘倫雖是本地最老的家族之一，但世世代代家境窮困，所以也沒有擺甚麼鄉紳的架子。由於本族裏面男婚女嫁、彼此結親，多少年來姻親之中也出過大人物，也有過患精神病的，也有過幾個白癡。不過總括說來這一家人的腦力和品格都顯然比其他山地居民爲高，因此在當地頗有地位而十分受人尊敬。

潘倫一家在體格上是同一個模子裏出來的，雖然彼此間有不同

之點，唯其如此他們集體共有的標誌更爲突出。他們臉上都有高大的鼻子和渾圓的鼻翼；厚厚的嘴唇、給人一種斯文與粗俗揉在一起的印象，用心思的時候嘴會動來動去做出奇奇怪怪的形狀；還有聰明人的廣闊的前額，扁平而稍微有一點凹陷的面頰。潘倫家的男人一般都是紅光滿面的，中等身材，體型多肉而結實，偶爾也會出一兩個瘦削、排骨型的高個子。

湯姆士·潘倫少校膝下有不少子女，女兒之中活着的祇有一個意萊莎。她有一個妹妹幾年前生病死掉，生的也不知甚麼病、家裏人提起來總是很傷心地把它叫做「可憐珍妹害的癩癩病」。兒子有六個：最長的亨利現在三十歲，威爾二十六，吉姆二十二，再下來就是十八歲的塔丟斯，十五歲的艾爾默，和十一歲的格里里。意萊莎今年芳齡二十四。

排行最長的四個，亨利、威爾、意萊莎、和吉姆是在內戰結束後的幾年中長大的。那幾年生活窮困，苦不堪言，直到現在他們一個個都不願意提，可是在他們心坎上留下的慘痛的創痕至今都沒有消。

少校家裏年紀較長的幾個孩子，一生受了這一段時期的影響，就養成了極端吝嗇的性情，對產業貪得無厭的愛好，同時恨不得越快越好早早脫離這個家庭。

「父親，」意萊莎第一次把奧立佛帶回家裏小屋子的客廳裏這樣一本正經地說，「我介紹一下，這是甘德先生。」

潘倫少校慢慢地從火爐邊一張搖椅上站起身來，把手裏的一把刀子合起來，把剛才在削的蘋果放在火爐台上。巴克斯叔叔用刀在削木棍，停下來用慈祥的目光看了一眼，哥哥威爾照常在用小刀修他的粗指甲，也停下來向客人像鳥一樣地一點頭一眨眼。潘家的男人整天沒事做就玩弄着隨身帶的小刀子。

潘倫少校脚步緩慢地向甘德走過去。他是一個身材矮胖五十幾歲的人，面色紅紅的，留着家長標誌的鬍鬚，一臉潘倫家人志得意滿的神氣。